

张一南拆解红楼“人设”： 贾宝玉是曹雪芹的人格审美理想

《红楼梦》被说了两百多年，还是常谈常新，似乎永远说不尽。这称得上是一大文化奇观了。2023年3月，在年轻学子中人气甚高的北大中文系助理教授张一南的新书《红楼人物》由华文出版社出版。

自少年时代就热爱读古书的张一南，对当下流行文化也有高度敏锐洞察力，这让她具备强大的古今打通能力。这些才华，在她出版的“北大国文课”畅销书系列已经彰显。如今这种能力用在赏析解读《红楼梦》上，使得她的阐释角度非常独特、新颖而深刻，在表现古代生活的文学作品中能发掘出现代性。而且她在表述方法上善于使用精妙的比喻，通俗易懂，让人深受启发。

贾宝玉是曹雪芹第一人格代表

在张一南看来，《红楼梦》里的每个人物身上都有曹雪芹性格中的投射，分别寄托了曹雪芹性格面向中的不同部分。比如贾宝玉是曹雪芹第一人格的代表。贾宝玉因为生活美满，生出了“被管束”与“被嫉妒”两个烦恼。因为被管束，所以格外向往自由；因为被嫉妒，所以格外痛恨小人。

因为生活美满，所以对外物毫不挂怀；因为对外物毫不挂怀，所以对人的感情格外珍视；因为对外的感情格外珍视，所以对一切“不情”都存有“深情”。这一系列的性格特征，又汇聚成对“须眉浊物”毫不妥协的反感。曹雪芹把贾宝玉说成一个放诞不羁的少年，实际却赋予他中国士人的很多性格特征。这样一个典型人物，代表了曹雪芹的一种人格审美理想。

林黛玉具有才子的典型性格特征

林黛玉被张一南认为是曹雪芹第二人格的代表，与贾宝玉珠联璧合，代表了曹雪芹性格中孤高、忧郁、执着的一面，富于文人气质，带有很强的理想色彩。曹雪芹既从世俗角度，将林黛玉安排为贾宝玉最合适的伴侣，更从精神角度，将林黛玉安排成贾宝玉唯一的精神伴侣。林黛玉不但是中国士人理想的审美特质的集合体，更具有才子的典型性格特征，呈现出一种超越性别的理想之美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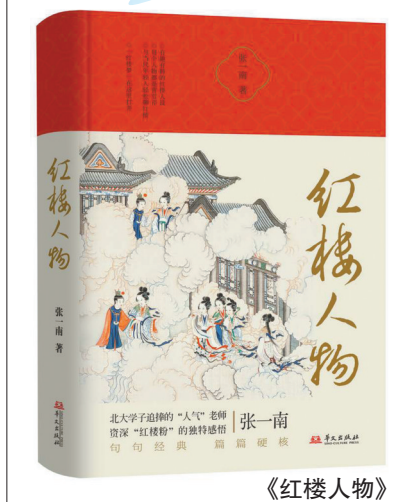
作为林黛玉的对比而存在，薛宝钗则代表了曹雪芹性格中人情练达的一面。“宝钗呈现的是一人需要顾全他人、却没有遇到真爱时的状态，与宝玉只有偶尔萌动的情愫。宝玉在钗黛之间的选择，是女性美与超性别美的选择，是知识与见识间的选择，也是母系与父系之间的选择。宝玉有所摇摆，但始终选择黛玉。钗黛相处，是一幅唯美的画面，宝钗对黛玉略有敬畏，黛玉在消除误会后对宝钗崇拜有加。迷信错误的社会知识是宝钗的最大弱点，她的‘贤惠’之



大观园全景图 清 孙温



张一南



《红楼人物》

处恰恰是失败之处。”张一南写道。

张一南对史湘云的分析也很独到。她认为史湘云的豪爽和豁达，在中国的文人传统中很有代表性。“史湘云表现出一定的男性气质，是中国传统男性士人的美化版。她以女性身份体验着中国男性士族的生活，在明清才女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，始终受到士族文化传统的接纳和喜爱。对贾宝玉来说，史湘云象征了他心底对自由的最原初的向往，也是他现实中最好的玩伴。”

解读贾宝玉先从贾政说起

《红楼梦》里人物众多，从谁写起好呢？张一南的选择也很少见——贾政。所以《红楼人物》的第一章是“假正”的贾政，在这篇文章中她重点提出一个观点：贾政就是长大了的贾宝玉。“《红楼梦》的‘男一号’毫无疑问是贾宝玉，这个人物身上有着最强的代入感。但是在讲贾宝玉之前，我们先要把贾政说清楚。因为我们对贾宝玉的很多误解，其实都源于对贾政的误解。”

“十二钗”也是被红迷津津乐道的重要审美对象。张一南发现，“十二是个神秘的数字，总让人产生分组的冲动。按身份分成三组：异姓的小姐组（黛玉、宝钗、湘云和妙玉）；贾宝玉的同姓姐妹组（元春、迎春、探春和惜春）；媳妇们和她们生的下一代（可卿、李纨、熙凤和巧姐）。按个性分成四组：特别耀眼、个性很强组（黛玉、元春和可卿）；性情温和、自我克制组（宝钗、迎春和李纨）；性情豪迈、有男子气概组（湘云、探春和熙凤）；承担了家族没落命运组（妙玉、惜春和巧姐）。”

张一南还逐一详细分析了“高门庶女”贾探春，贾宝玉的粉丝群：怡红院的丫鬟等课题，切入角度均很精妙。

不难看出，张一南对红楼人物的“人设”进行分析时，特别注重人物的“身份”。这跟张一南对《红楼梦》的整体认识密切相关。在她看来，《红楼梦》不是一本政治斗争教科书、不是一本官斗小说、不是一本恋爱过程流水账、不是一本“正经书”，也不是供你做填字游戏的谜语、不是雍乾政治生活的日记、不是至高无上的圣典。《红楼梦》是一部小说，一部架空的小说，也是一部现实主义的小说，是成年人对少年生活的追忆。《红楼梦》的人物设定具有典型性，人物的身份决定了人物的性格表现。

华西都市报-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
图片由华文出版社提供

《孤星之旅：苏东坡传》 苏轼成长为苏东坡 的人生行旅

当下关于苏东坡的传记已经有很多种。如何写出一本角度新颖的苏东坡传记，是一个不小的挑战。2023年3月，一本名为《孤星之旅：苏东坡传》的新书由读库联合新星出版社推出。这本苏东坡传记视角新颖，追溯苏东坡的一生。

为了还原描述苏东坡身处的视觉景观和信息环境，作者周文翰用文字“重建”眉山、汴京、杭州这几座给苏轼成长带来重要影响的城市的“文化景观”——如关于城池、建筑、植物、运河、市场的视觉景象，如朝报、书籍、谣言、酒宴上演唱的曲子词等构成的“信息环境”。此外，作者还以近似贴身随访的方式“直播”苏轼成长为苏东坡的人生行旅，试图呈现苏轼的眼睛能够看到的“视觉景观”，耳朵能听到的“信息环境”，描绘出一幅苏轼与同时代人交织的“动态的全幅场景”，还延伸至他与那个时代的政治、文化、艺术生态的关系。

全书不从后人视角评述，也不凭空虚构，而是从文化、政治、社会、经济、礼俗等多重维度构建当时的生活场景，并将苏轼放在具体的空间和网络中进行刻画，从而让笔下的苏轼摆脱历史的后见之明和后人的崇敬目光，能够自己说话、自己行动，活在“真实世界”之中。

苏轼为何成为苏东坡？从这一问题出发，作者把他放在那个时代的社会关系网络中，呈现他和那个时代的众多士人更生动、真实的情态，把他生命中纠结的美好、恐惧、无奈和叹息和盘托出，让读者了解苏轼如何成长，如何面对那个世界的问题，如何在家人、亲友、官僚、政敌之间生活，又如何先后成为文章家、诗人、词人、书法家、学问家。

在周文翰看来，苏轼的身份首先是士人、官员，然后才成为文章家、诗人、词人、书法家、学问家。所以在书中作者详细记述了苏轼借助科举考试、雕版印刷等途径成为当时最著名的诗文作家、文化明星的人生巨变，详述他一生遭遇的官场起伏、贬谪磨难、亲人离别、人事纠葛，在困顿中，他持续用写作、绘画、游赏乃至笑话等“艺术方式”对抗生活中遇到的恶意和艰困，让自己的生命得以丰富和超越。

华西都市报-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



《孤星之旅：苏东坡传》

田耳新作《秘要》：用严肃文学表达武侠情结

近日，上海文艺出版社推出了70后青年作家、鲁迅文学奖得主田耳的全新长篇小说《秘要》。这篇小说的主题很特别：“武侠黑书”。

田耳曾经凭借《一个人张灯结彩》获得了第四届鲁迅文学奖，是史上最年轻的鲁迅文学奖得主，并创造了当代文坛的销售奇迹。《秘要》作为他新近创作的最新长篇，第一次全景式呈现出田耳自己的武侠情结与怀想。

曾经一度，市场上存在着盗版、私印、换皮、更名的非法印刷图书“武侠黑

书”。在小说《秘要》中，一次因缘际会，丁占铎、纪叔棠开始搅动起武侠黑书江湖的风云，他们在搜寻黑书藏界第一缺本《天蚕秘要》的过程中，无意间卷入了盗中有盗的江湖传奇，并发现这本书背后的巨大秘密……田耳“化身”武侠黑书界的专业人士，揭秘黑书江湖的波谲云诡，重现一段前后跨越几十年、辗转多地、令人唏嘘不已的往事。黑书鉴定师、影子写手、掌故作家等，被拂去了历史的尘埃一一浮现。整体故事结构做到了极为精妙的“严丝合缝”，同时形成一种“假

作真时真亦假”的艺术效果。

在谈及《秘要》的创作感受时，田耳十分感慨：“我已写有四五部长篇，眼前这一部应是离自身经历最远的一部，没有体验，最大程度地借助了虚构。一直以来，我痛恨自己写作有些笨拙，在这一部小说里找到小小的放飞之感，我借助它进一步窥见写作世界的天宽地阔。”田耳还将这次“放飞”式的写作体会比喻成“脚底打滑，得以进入字里行间隐藏的那个世界，暗呼过瘾”。

华西都市报-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
实习生 刘珈汐